

古城的荣光

韩中州

有阳光的清晨或傍晚，是遵义母亲河湘江最美的时辰，河面波澜不惊，闪着清幽舒缓的金光。河畔的红军山烈士陵园与遵义会议会址隔江相望，朝晖夕照的湘江两岸，祥云红光萦绕，苍松翠柏葱茏，红绿氤氲的空气里弥漫着温厚的岁月沉香。这时走在河岸，我总体会放慢脚步，将身心融入一种独特的红情绿意中，脑海不时浮现这座转折之城的赤诚荣光和红色记忆。

这赤诚荣光和红色记忆，带着黔北大地的呼吸与脉动，成为转折之城的历史回响和人文标识。中国的小古城各有各的性格，有的繁华包容，有的原始古朴，有的温婉灵动，有的浪漫开放，有的闲适从容。但如遵义这样，以刻石立碑的方式，冠名“转折之城”的称号，怕是绝无仅有。遵义将红色文化铸成一座山，让每一个来访者一见如故，挺直了腰杆自觉承受那份历史的重量。

红色是遵义这座历史名城的底色。因为1935年那个寒冬，一次力挽狂澜的历史性转折，红色的楼，红色的旗，红色的歌，红色的历史，红色的遗存，红色的精神，红色的理念，赋予遵义一种强大的红色气场。红色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热血喷涌、大义凛然的正气。红色又恰巧暗合遵义之名。遵义之名取自《尚书·周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的先哲古训，意为不偏不倚，遵循王道之正义。遵义之名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使用至今已有1382年历史。2011年5月经广泛征求意见，代表遵义个性色彩的城市精神表述语“遵义行义，自强不息”，正式对外发布，赋予“遵义”新的意义，赋予这座红色城市昂扬的精气神和饱满的正能量。

距湘江河不远处的遵义会议会址，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楼下各6间，青砖间用白石灰勾

缝，歇山式屋顶覆盖着小青瓦。主楼前是一个自成格局的静谧庭院。这座古色古香的小楼，在周围一片黔北民居的簇拥下，有一种沉静内敛的气度。小楼东侧有一株枝繁叶茂，形如V字的老槐树，与小楼相伴，遵义人称它为“胜利树”。这是遵义会议纪念馆的活文物，它见证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就在这座小楼二层的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会议室呈长方形，室内保留着当年挂在东墙上的壁钟和一张褐色长方桌，桌子四周围着20张木架藤条折叠靠背椅，旁边还有一张矮炭火。“遵义三日”扭转乾坤的思虑与决断，让整个房间弥漫着历史定格、令人屏息的凝重。时间在这里仿佛凝固，空气中没有尘埃，只有一种极致的沉静。91年前的冬夜，窗外是凛冽的寒风，窗内是缭绕的烟雾，那些后来被印在教科书上、被铸成铜像的面孔，那时是何等的焦灼、疲惫而又坚定。

沿着会议室东边的转角楼梯下来，便到了小楼的东厢房，这里是总司令部一处作战室。墙壁上挂着地图，一幅已经泛黄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用双方态势，似红色、蓝色，似黄色、绿色，似三角小旗标示的敌我双方对战略方向的激烈争辩。两张黑漆木方桌上似乎还放着两盏铁座马灯，灯罩里似乎还封存着那个冬夜的烟雾与焦虑。遵义会议争论的焦点，在于方向，在于路线。我仿佛听见会上争辩求索的声音，穿透时间的迷雾，在这寂静的房间里隐隐回响。一次拯救危局的会议，淬炼了红军铁的目光、钢的意志，胜仗盖过所有空洞的争辩，毛泽东的声音从此举足轻重。

“遵义三日”抉择决断，仿佛地壳在一股强大的应力中裂开一道缝隙，释放了不断积压的能量，找到了喷薄而出的正确方向和爆发通

道。这座小楼、这间会议室、这些桌椅、这张地图，还有这盏马灯、这盆炭火，它们不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中国革命不可逆转向正确道路的物证遗存。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遵义三日”在历史深处迷途摸索后喷薄的伟力。

遵义会议实现了根本性的伟大转折。拨云见日，中国革命在遵义柳暗花明；山重水复，中央红军在历史的拐点峰回路转。血雨腥风向死而生的一次转折，引领艰苦的跋涉，伟大的远征；迷茫困顿又无反顾的一种坚持，书写传奇的史诗，胜利的宣言。从这座小楼出发，遵义会议的光芒照亮万里长征的胜利之途。

伟大转折，远不止于这一间会议室的运筹帷幄。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关键性战役，把遵义会议关于实行军事战略调整的重大决策付诸实践。千里赤水河，毛泽东逆锋起笔，狂草跌宕，在川黔滇的崇山峻岭笔走龙蛇；在赤水河谷的枪林弹雨间，腾挪回旋，书写了万里长征最精彩的诗篇。

站在四渡赤水的每一个渡口，一层层碧波涤荡肺腑，一波波赤浪回荡心中。毛泽东的神来之笔，成为他平生得意之作，让后世辗转追忆这条赤浪奔涌的英雄河每一朵传奇的浪花。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并非来自天启，而是来自遵义会议后那种被重新唤醒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落实在行动中，就是一切从瞬息万变的战场实际出发，不再拘泥于地图打阵地战，不再固守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机动灵活地在运动战中歼敌。我俯下身用手轻轻拨动赤水河的清波，那水是凉的，但我的掌心却感到一阵滚烫，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永不冷却的热度。这红色的传奇，翻卷在历史的浪花里，也熔铸在每一个后来者的血脉中。

伟大转折，不只是金戈铁马的宏

大叙事，它也体现在中央红军转战黔北的许多举重若轻的细节里。在遵义，还有许多红色故事广为人知。

苟坝会议也因此成为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巩固伟大转折的关键节点。在苟坝的这条田埂小道，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不断追忆回放一个类似电影特写的镜头。苟坝，那个遥远的春夜，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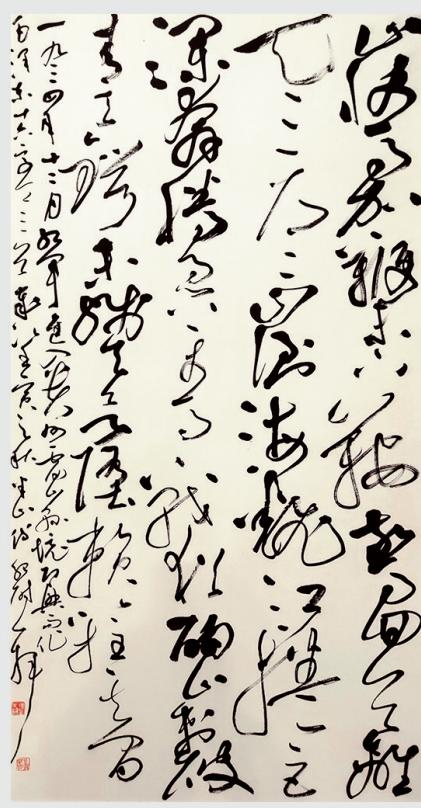
夕阳西下，给红军山镀上了一层神圣的金辉。红军烈士纪念碑，花岗岩汉白玉石雕坚实厚重的底座，在霞光里高高托起的镰刀铁锤，托起所有壮怀激烈的追忆。一句深情的告慰，一声庄重的誓言，让所有的景仰、所有的缅怀，刻进纪念碑高耸的不朽。此时，红军山面对遵义会议会址旁的杨柳街、红军街人流如织，孩子们在嬉笑追逐，青年情侣牵着手在散步，老人们坐在长椅上闲话家常。这是一幅再平常不过的盛世安居的画面。这份平常与安宁来之不易，它是由91年前目光如炬的红军将士用他们的信仰、智勇与鲜血，在这片土地上扭转乾坤而来。

一座古城的荣光，长空雁叫诗意图茫茫；一座古城的色彩，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色的思想，在这里血脉长传，静水流深；红色的光影，在这里浓彩重抹，铺陈河山。胜利的跋涉，粘连着红色的泥土；和平的愿景，溢着绿色的情怀。遵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它已成为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坐标。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交锋，苟坝小道的马灯，娄山雄关的号角，四渡赤水的炮火，交织成转折之城的历史回响。

登上当年遵义战役的主战场之一的红花岗和老鸦山俯瞰遵义老城，灯火次第亮了起来，渐渐与天边的星光连成一片。91年前小楼会议室的那盏马灯，也化作了这家万户灯火中的一盏，温暖而坚定地亮着，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未来。



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



草书《毛泽东十六字令三首》
傅绍尉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傅绍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书法家协会理事，柳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花鼓畅想

■ 龙险峰

我一直有个梦想，浪漫且充满刺激。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地方有鼓乐响起，我就要去这个地方喝上一杯酒，然后写组诗。我觉得写作的人就是要到这些地方，通过行走漂泊把一方水土带“大”，带到成为世界的一处风景。来世一生，只有故乡是我的灵魂，这灵魂住进我跳动着的心里，而我心的栖息地就是瓦窑花鼓。

儿时，我的心随洁白的雪花铺盖在腊山大地上。我的心不是仅仅为了迎接新春的到来，而是为了迎接花鼓在春花灿烂之时准时敲醒天地的声音。那声音浩浩荡荡覆盖腊山广袤无垠的丘陵山坡，那起伏不羁的沃野山脉，就是我祖先敲打花鼓挥舞的线条，鼓声在这线条上奔腾，那回荡天地之间的节奏，就是我爱的节奏，也是养育我成长的父亲乡亲们爱的心律与心声。

长大后，我行走天南地北。

我寻觅到故乡花鼓艺人敲打花鼓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亚运会的足印。我仰望来自家乡的鼓手们，他们眼里闪跳的泪水，滚动着花鼓的火红，那红红火火的艳丽，与东升的太阳一起在共和国的大地灿烂辉煌……

我曾经眺望碧波荡漾的大海，我敞开的心扉，响起了故乡的瓦窑花鼓声，鼓浪与海浪相撞相汇相拥。刹那间，我的生命世界拥抱了爱的海洋，是你也是他，更是鼓之舞者用心血与汗水敲打出来的天地之交响……

在北方的一座城市，我与来自太平洋彼岸的苗族同胞一起交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前辈是怎么从中国的西部迁徙漂泊的。他们的叙述里有刀枪枪声，也有棍声石声和涛声。我从这声那声的交响里，听到了家乡的瓦窑花鼓声。我给他们介绍我们瓦窑苗族花鼓怎么美，美得浩瀚如太平洋。

在广西南丹，坐在从松桃迁徙至此已有200多年的苗家人的火炕旁，倾听90高龄的苗家阿婆吟诵的苗族迁徙歌谣，聆听她轻敲木椅子的声音。不用问，那节奏那声音就是响彻在乌巢河苏麻河两岸的苗鼓节奏声。

1992年在洛阳，我率领瓦窑苗族花鼓艺术团参加洛阳牡丹花艺术节。当贵州松桃瓦窑苗族花鼓艺术表演团在洛阳牡丹广场挥舞着鼓槌，敲响由六个两面鼓和一个四面鼓组成的浩荡花鼓展演时，鼓槌穿飞，鼓绸飞彩，鼓声震荡，一下子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嘉宾吸引过来。大家围成里三层外三层观看花鼓表演，拍照的“嚓嚓嚓”声不绝于耳。晚上洛阳电视台播放了当天瓦窑苗族花鼓表演的场景。第二天洛阳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苗族花鼓表演的文字报道，并刊发花鼓表演的巨幅图片。随后几天，应洛阳文旅部门的邀请，瓦窑苗族花鼓艺术团分别在洛阳牡丹公园、洛阳大剧院等地进行专场表演。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洛阳牡丹广场表演时，几个来自广西南丹县的苗族同胞主动来到花鼓艺术团的住地，与艺术团的队员促膝长谈。他们讲述他们的前辈千里迢迢迁往广西的历史。他们讲述这段千里迁离途中发生的故事。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故事是与花鼓牛角有关的故事。一天天黑夜深的时候，他们被困在一条峡谷里，天空突然打响巨雷，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倾盆而至，如果不暴风雨来临时走出峡谷，一旦暴雨下来山洪暴发，200多人都有葬身峡谷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峡谷的前方响起了仰天长啸的牛角号，随后一阵阵震天撼地的花鼓声传来。顷刻之间，刚刚还被黑夜笼罩、暴雨淋打、雷炸电闪所惊吓的男女老幼精神倍增，大家挽着手、身挨着身、脚跟着脚往峡谷前方走。当队伍刚刚走出峡谷，来到一高台回头一看，峡谷深处已经卷起山洪巨浪。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刚刚敲响花鼓的是3位苗族老人，他们离开松桃老家时，将挂在身边的一张牛皮带在身上，原本想是晚上用来驱寒的，想不到在危急时刻，他们把牛皮绷在临时砍削的木板上，做成了苗家祖祖辈辈传承的花鼓。做成后他们担心因木板是临时拼凑的鼓声不响亮，便让两人弯腰托起鼓，一人站在石头上使劲敲打花鼓，让鼓声通过托举花鼓的人的身躯引起共鸣，将鼓声传向更幽深的峡谷深处，让人们听到，从而循着鼓声快速走出峡谷。这时逃出峡谷的人们才发现托鼓的那两位老人，身上伤痕累累，渗出红的鲜血，苗药师傅正用身边采来的苗草药给他们涂抹，不一会儿伤口便止住了渗透而出的血。那位站在石头上击鼓的人，他身强体壮，手粗掌厚，因刚才高度紧张，用力过猛，他手指的皮被鼓槌震破，尽是斑斑血迹。苗药大师采来苗草药泡入山泉水里，让他将手泡在其中，不一会儿血斑点散去。听到这样的故事后，队员们旋即把花鼓摆开，就在室外的小院坝里给南丹苗族同胞表演花鼓。

不管日月怎么轮换，我都不能忘记，2006年松桃苗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上，瓦窑苗族制作100面花鼓，3000人来表演。表演凝聚了民间花鼓艺人与舞者的心血与智慧，在央视播出后影响很大，表演照片悬挂在民族文化宫内，向世人展示。

当时光之轮旋转到21世纪的今天，无数热爱瓦窑苗族花鼓的诗人、作家、音乐家、舞蹈家用真心之情书写花鼓人的爱，用魂之力讴歌花鼓艺术之壮美，用舞之连绵连接花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花鼓是松桃人的名片，松桃人敲响花鼓走四方。

那抹旧时光

■ 姚煦

这是一条短得能用脚步丈量的街，几分钟便可从这头走到那头；却又能镌刻无尽的岁月，几辈人的记忆在其间流转，似乎走不到尽头。它藏在黔东群峰深处，在距离铜仁市40公里的万山区朱砂古镇，名为“那个年代”。修旧如旧，复刻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矿山生活区的原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为时光留痕。

已年十月，正是霜初起时，我得以踏访这座古镇。从铜仁市区到这里有40分钟的车程，刚刚踏入这个年代一条街的烟火温情那么简单。它的灵魂藏在地下——那条长达970多公里的汞矿坑道，源于秦汉时期，据说是我国乃至世界开采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矿业遗迹之一，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岩鹰窝”坑道入口。这里岩壁陡峭，草木丛生。“岩鹰性喜高险，筑巢必择宝藏之地。”工作人员介绍说。她俯身指着岩壁教我们辨识朱砂的痕迹，朱砂常与白云石共生，但凡看到白云石晶石，就能找到朱砂。

这里的坑道幽深绵长，沿途灯光次第铺展，时而霓虹闪烁，时而幽暗深邃，一步一行皆得小心。两侧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着朱砂展品，每一件都承载着这座矿山的厚重历史。行至坑道深处的“寻宝区”，这里早已是人声鼎沸。手机筒的灯光在幽暗的矿洞中星星点点亮起，我也忍不住加入其中，一次次拿起矿石又放下，却仍是一无所获，心中不免有些失落。“阿姨，你看这个！”清脆的声音在身旁响起，一位穿红衣的姑娘拿着一块小小的矿石递到我手上，我心头一暖，接过矿石，指尖触到冰凉的石面，那一点朱红格外醒目，我一路小心翼翼地紧握着它。勿忙之间，竟忘了问小姑娘的名字，而这份陌生的善意，成为此次行程中温暖的记号。

这里的坑道幽深绵长，沿途灯光次第铺展，时而霓虹闪烁，时而幽暗深邃，一步一行皆得小心。两侧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着朱砂展品，每一件都承载着这座矿山的厚重历史。行至坑道深处的“寻宝区”，这里早已是人声鼎沸。手机筒的灯光在幽暗的矿洞中星星点点亮起，我也忍不住加入其中，一次次拿起矿石又放下，却仍是一无所获，心中不免有些失落。“阿姨，你看这个！”清脆的声音在身旁响起，一位穿红衣的姑娘拿着一块小小的矿石递到我手上，我心头一暖，接过矿石，指尖触到冰凉的石面，那一点朱红格外醒目，我一路小心翼翼地紧握着它。勿忙之间，竟忘了问小姑娘的名字，而这份陌生的善意，成为此次行程中温暖的记号。

当我们沿着峭壁修建的高空玻璃栈道前行，来到悬崖边的泳池，竟然有种从过去穿越到未来世界之感，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和满怀惊喜。离开古镇时，霜风依旧，“那个年代”渐漸远去，掌心的朱砂矿石余温未散，那些生命中遇见的人、经历的事，一个微笑、一次想念、一个善举，都化作了最珍贵的收藏。所有那些深深浅浅的旧时光，正如朱砂一般，历经岁月沉淀后，它们将永远留在记忆深处，温暖岁月、照亮来路。

“你怎么变老了……”

这一声惊呼，道尽了岁月的沧桑，也满含了对旧时光的眷恋。“那个年代”一条街的魅力，便在于此，

醉美花溪

■ 何兴君

初冬的贵阳，竟撞着这样温煦的小阳春。阳光是淡金色的蜜，稠稠地淌下来，把十里河滩的一切——连同喀斯特浅丘那层毛茸茸的光晕里。609公顷的湿地，懒洋洋地舒展开身子，冬日的萧瑟早悄悄遁去，只留满滩蓬松的暖意，混着这片土地内敛的呼吸。游人三三两两散在步道上，说笑声随着风漫过来，添了几分慵懒的热闹。

沿着六七公里长的花溪河慢慢走，水是静的，又是活的。静时，是一片碧莹莹的凝绿，轻轻摇曳着天的淡蓝、芦花的灰白，晕成一帘朦胧的梦；活时，是水底招摇的长草，是倏忽一闪的银鳞——许是一尾机灵的鲫壳鱼，或是大鯈的邻家溪虾。河岸的长椅上，坐着几位闲客，他们把身子倚在椅背上，眯着眼任阳光漫过发梢眉梢骨，手边的帆布包敞着口，露出几包瓜子和一壶毛尖。身旁的鱼竿悠悠垂在水里，钓线随着微风轻轻晃动，鱼漂在碧波上点出细碎的涟漪，钓的哪里是鱼，分明是这小阳春的闲逸。有人捡起一颗瓜子嗑开，壳儿随手丢在脚边的纸袋里，和着几句家长里短的闲谈，在风里轻轻漾开。

浅水滩边的青石上，几个扎着羊角辫的孩童，正在一起嬉闹。他们小手攥着圆润的鹅卵石，伸长脖颈追逐着水里倏忽而去的鱼苗，指尖刚要触到河面，又想起河水的清寒，倏地缩了回去，小嘴里发出一阵清脆的惊呼。有的孩子踮着脚尖，把石子轻轻抛进水里，看一圈圈涟漪散开，便拍着手欢呼起来。岸边的家长含笑着，偶尔扬声叮嘱一句“慢些跑，别摔着”，声音里裹着暖阳的温度。还有孩子蹲在石缝边，扒拉着枯黄的草叶，寻几只藏在里面的小龙虾，笑声脆生生的，那是农耕和湿地，千年厮磨的气息。

走得乏了，肚子空空的，那点念想就愈发真切。加快脚步出河滩，熟门熟路寻到地铁站旁的花溪牛肉粉店。不多时，粗瓷大碗端上来，汤冒着热气，浓香直钻鼻子。挑起一筷子雪白爽滑的米粉，配几片炖得酥烂的薄牛肉，撒上翠绿的芫荽，舀一勺红亮的油辣椒。一口汤落肚，鲜、醇、暖，从喉头一鼓作气漫到肠胃深处，方才水牛间沾的那点微凉，霎时散了个干净。额角渗出细汗，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熨帖的舒坦。

这便是花溪的冬日。有喀斯特山水的清新秀美，有湿地生生的鲜活灵动，有倚天亭的岁月悠长，更有孩童嬉水畔、游人踏跳石、老者垂纶坐的鲜活烟火，还有一碗牛肉粉的滚烫慰藉。小阳春的阳光，暖着河滩的每一寸土地，暖着长椅上闲客的舌尖，暖着骑行少年鼓成小帆的衣襟，暖着孩童的笑容，也暖着这一碗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寻常又珍贵的烟火。在这片绿意里，自然和人文静静相融，像那花溪河水，潺潺地流着，流过芦花，流过古树，流过稻田，流过跳蹬石上的欢声笑语，最后流进一只粗瓷碗里，成了记忆里温润的底色。

沙沙声似梦呓，顶上的芦花便成了团团带光的雪，偏不肯落地。几絮调皮地沾上衣襟，痒痒的，原是湿地上在同你嬉闹。远处水洞，一只长脚水蛙踱着方步，细链的涟漪一圈圈漾开，和水里上百年老香樟的影子相映，一静一动，自成一幅水墨丹青。

步道弯弯绕，引着人往湿地深处去，也引着人往不远处的麟山去。山不算高，拾级而上不过10分钟路程，石板台阶被往来游人磨得发亮，踏上走着几分温润的旧意。山顶立着一座倚天亭，飞檐翘角，黛瓦朱柱，是1937年花溪初成公园时便落成的旧物，静静守着这片山水数十载春秋。站在亭下登高望远，十里河滩的风光尽收眼底——蜿蜒的花溪河像一条碧绿的绸带，绕着浅丘、稻田、芦苇荡缓缓铺开；游人的身影散在步道上，像移动的星子，跳跳石上的人影往来穿梭，宛如一幅流动的画；方才路过的老人香樟，此刻缩成了墨绿的一点；那片白茫茫的芦苇荡，更像一匹铺展到天边的素锦。风从亭外漫进来，带着河水的清润与禾秆的甜香，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连心肺都跟着透亮起来。

下山再往湿地走，山依着河滩，是黔中常见的浅丘，盖着密匝匝的植被。石板路被地气润得微潮，踩上去，是沉实的回响。水杉、香樟、芦苇、菖蒲，在这片河